雕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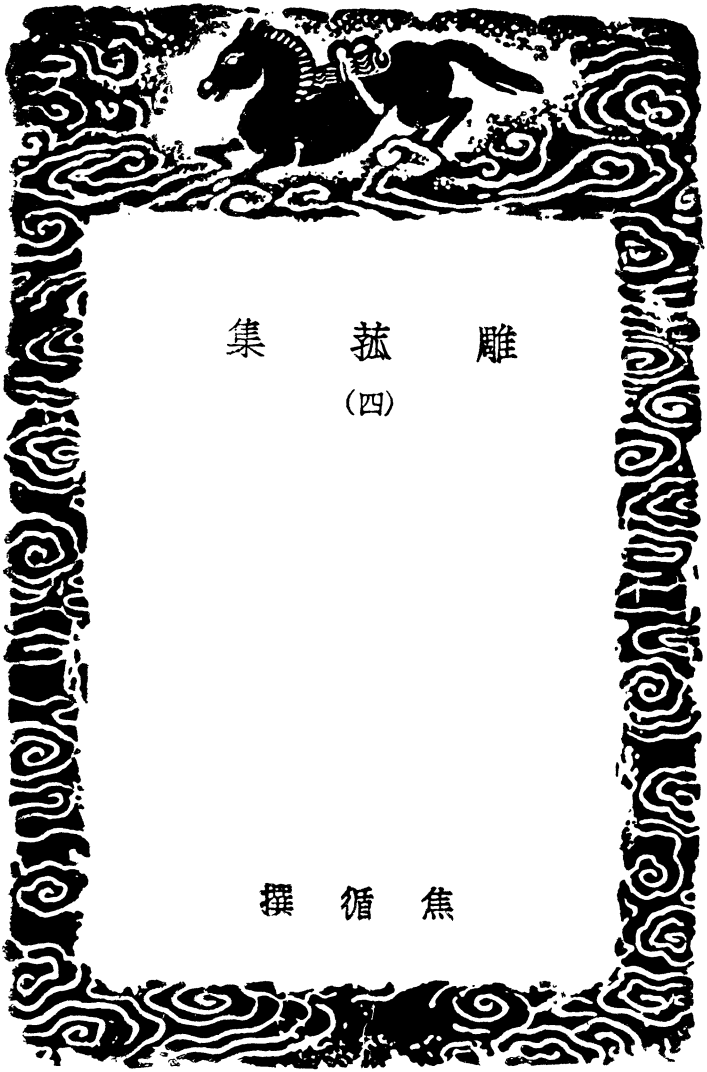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雕菰集

（四）

焦循撰

雕菰集卷十三

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循頓首謹上述菴侍郎大人閣下昔韓退之皇甫持正、署名於牛奇章旅寓而奇章緣是知名人爭其之風可感百世語循者每言閣下高誼過於昌黎丁未戊申間閣下弭節江西揚州之士自北西歸者必數稱援引獎誘之善不少衰循賤士也家世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父之訓不敢爲世俗學成童而後涉獵經書始究程朱漸探服鄭幸私淑於良友乃尋求於舊說然而賦資庸劣朝誦夕忘好爲深思往往自塞或以循蹈無益之艱途失科舉之近效誠爲知言特相守有年神與之習不能舍也前年閣下以按事至高郵句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先生言於京師見焦某所爲文眷眷問循之學業對琴先生還卽語循循不禁感泣涕零莫能自已當是時閣下以君事在途非草茅請見之日且一隙可乘卽思攀附俳諧躁競執政所醜況乎鵬鷃在雲非鷓鴣之所從楓江餘句藐小孟嘗分應自匿故至今高誼惟寤寐懷之不敢晉謁前月在安定書院中見方君仕煌言閣下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又訐及於循循與仕煌相交素深或仕煌阿於所好於閣下前謬爲稱道耳今天子以文治致太平表三代之遺文革元明之陋習大江南北數千里中所方駕康成比肩叔重者不下數十餘人循第如小兒之學孩笑村女之粧內家何足一顧然而閣下之情不能忘矣夫六合之賦陳覽者以爲愚春秋之名稱逐者以爲亂素非針芥

衡鑒妄希斥辱之羞咎由自取乃喬木下樛而葛藟蔓於草河海廣納而行潦涸於塗形已斡慘復遠芳澤師資坐失悔誤何如是故三都之成必就正於皇甫蜀道之詠亦求益於季眞庸下之材雖遠遜左李而陶鎔造就閣下非今之龍門乎謹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薰沐呈覽琴書之下幸賞斧政不勝悚慄戰懼之至

上王述菴侍郎書二

循頓首上大人閣下歲癸丑曾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交方文學仕煌呈覽前年晤崇明黃蒼雅太學去年秋晤汪對琴比部皆云大人言次屢問及循切思循以鄉俗鄙儒絕無知識數承關注銘感無盡夫甕蟫壁蟢不度阿棟之高往往以枓木下垂遂緣而思附循以恃愛之故不禁妄有所求明知其妄而不能自已者誠心服大人者甚深蓄之蓋已久也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循淺陋實無以承先人之訓然而先人教子弟之法似有可述者方今盛朝曠典命郡縣舉孝廉方正以六品官用謹以先人之言行證諸宗族鄉里似於此有無愧者慟已沒世不能邀朝廷之恩乃據朝廷所重以求大人先生一言以銘墓石則或非粉飾虛誣以妄煩君子之筆也大人之門胡君量張君嶽與循皆交好嘗稱大人謙以接下於闡微顯幽之事尤無所拒每有求者必親自撰著不假手於人竊謂墓石之志必求德行事功卓然於世之人又必工於文辭足以行遠所慮者或以其人卑賤令門人子弟輩操觚爲之而不收於集則亦終於湮沒耳大人德行事

功文章三者。並立而不朽。又復謙厚和平。好揚人善。循不覺狂喜雀躍。假一隙之可以攀援。頓忘勢分之隔。敢以所生墓志爲請。伏乞念先人苦節一生。賞以著作。循惟犬馬不忘。以報盛德。本擬正月到浙。叩頭哀乞。適以他故。尚遲時日。中心汲汲。不禁褥昧。先此上稟。謹錄先人事略一卷。恭呈台閱。不勝恐懼之至。嘉慶丁巳正月初十日。謹上。

乞程易疇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循頓首。之江別後。旦暮神馳。邇聞先生杖履清佳。精神倍舊。奇脈之診。良不虛也。循因母病。不敢出門者三年矣。今冬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哀慟之餘。莫知所出。惟思人子所以事親。親有善行可傳。而不能述。大罪也。欲述其親之善行。而徒求之高爵顯官。以炫耀庸庸者之耳目。不乞諸當世之鴻儒碩學。亦惑也。竊念今世。齒德兼備如先生。學問精妙如先生。著書滿家如先生。而不孝循又獲與同時。又嘗爲先生不棄。實親言笑。有父母之行。而不求先生鉅筆爲文。以附大集以傳。不孝之罪。與惑又勝。論哉。謹將先父先嫡母先母事略呈覽。乞賜一銘墓之文。以光泉壤。幸憐而許之。感且不朽。能賜親筆一書。雖或行草。用裝潢以傳之子孫。則更感惠不淺矣。不孝焦循蒲伏稽首。

上座師英尚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去年奉稟。厚蒙俯覽。今春賜答手書。展誦之下。曷勝感激。循自壬戌歸家。即留心於易。越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

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句第七卷以下。係僱他人寫完。正在覓便。寄入京師。適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信。問循所著之書且命寄一二種看看。循病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注至此。因記宋仁宗時。天下太平。韓富范歐諸賢同輔於朝。時平陽孫復舉進士不中。受范公教。因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傳於齊魯間。南城李覯應制科未第。歸而學禮。著禮論七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請正於范公富公。說者謂君明臣忠之世。草野儒生。得以修明經學。循之才不及孫李兩君。而幸所生之世。文治光昌。明良喜起。遠過於慶曆皇祐之時。疾病餘生。既不能効力於簿書奔走。苟得於經學中。稍有所就。以彰聖朝之化及於鄉僻者。如此是則循之志爾。謹以所作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共爲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於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惕依戀之至。嘉慶丙子十二月初一日。

奉檄上制府書

淮揚病水者三年矣。大人奉命總督兩江。卽檄部內人士。以治水便宜策上。兩郡之人紛紛以策上者。蓋數百十人矣。顧高堰之水下洩於高寶諸湖。其東以漕隄束之。設諸牐。牐啓則水又洩於下河。以東北入於海。上河人與下河人利害異。下河以北與下河以南之利害又異。故淮人之策必異於揚人。而寶應人之策必異於高郵人。高郵人之策又必異於江都甘泉人。同一寶應高郵江都甘泉人。而居湖以西者。其

策必異於居運河以西之人。同一高郵人。而居北者。必異於居南之人。何也。各地之利害既異。則各地人之策亦必異。往往至於相反。勢使然也。循上河人也。居湖以西者十世。閱年四百有奇。固深知水之利害。然而所深知之利害。不能出乎所居之地之外。則宜於此。未必宜於彼。故今日治河淮之水。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數千年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不以一人之策爲去取。不以數百十人之策之不同爲惑。不欣動於新奇。不徒襲乎陳言。胸有成竹而後用。效有必驗而後行。士人之策。恐未可偏據也。

與朱椒堂兵部書

循頓首白。十年不晤。僻處湖濱。無緣通候。昨壽昌歸。述與先生連屋而居。且道已補兵部實缺。曩者官齋夜語。由是可見諸行事。循頻年汲汲。徒托空言。邇年專力學易。著有雕菰樓易學一書。嘗手寫兩通。一就正於阮宮保。一就正於英大冢宰。均蒙獎掖。以爲可存。幾思與吾仁兄商訂之。以卷帙多。未及更寫。姑言大略。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升。冥豫。敝復。敝民。敝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卽迷。顚卽窒。喜卽樂。假借。如借繻爲需。說文借蔑爲疾。韓詩外傳借豚爲遯。黃顧

說。借祀爲已。虞翻推之。鶴卽雚然之雚。祥卽牽羊之羊。祿卽卽鹿之鹿。豽卽納約之約。拔卽寡髮之髮。昧卽歸妹之妹。肺卽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爲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循離羣索居。獨學無耦。漫以大略。請教先生。以爲何如。書之不盡。聊以當一夕談耳。嘉慶二十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寄朱休承學士書

循頓首。休承仁兄大人。京師一別。十有五年。循丁卯春病絕七日乃甦。用是諸念悉屏。專心學易。跧伏湖濱。遂與世疎。然風雨之夕。孤坐無與。每思良友。心竊惘然。今四月間。李冠三兄有字來村中。道及仁兄信中詢及鄙人。不勝感涕。乃思奉一書。未得其便。遲遲至今也。循邇年別無善狀。惟於易稍有所見。卷帙繁多。未能遠寄。已稍述大略。質之王君伯申。大抵聖人之教。質實平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君子小人。猶陰陽寒暑。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而在下。農工商賈。皆小人也。在君子宜孚於小人。在小人宜進於君子。故寒往暑來。亦暑往寒來。日往月來。亦月往日來。小往大來。亦大往小來。大來固吉。小來亦非凶也。泰卦下天上地。尊卑倒置。而謂之泰者。以其能變通也。故曰。勿恤其孚。卦本有恤。勿恤者。以其有孚也。否上天下地。而謂之否者。以其不能變通也。

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卦原是君子。以不能孚於小人。一己獨正。故不利也。陰陽有尊卑。而無善惡。尊而光。卑而順。皆善也。上慢下暴。皆不善也。惟寒變爲暑。暑變爲寒。乃爲時行。乃爲天道。乃爲大和。是之爲泰。若當寒而燠。當暑而凉。恆寒恆燠。卽反時爲災。斯謂之否。解者以陽外陰內爲否。陽內陰外爲泰。是以秋冬爲否。春夏爲泰矣。明曰變通。配四時。是寒暑皆時也。其往來皆通也。通卽泰也。寒極承以春夏。固是泰。暑極承以秋冬。亦是泰。否極而泰。由君子能通之。泰極而否。由君子不能通之。以否極而泰。比諸寒極而暑。泰極而否。比諸暑極而寒。則擬失其倫矣。自泰否之義不明。而大小往來之義遂晦。於是各持一君子道長之見。而攻擊傾軋。卽使得正。而已不利於君。不利於民。所謂不利君子貞也。是眞否也。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大舜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斯乃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爲絜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爲但知是己不能孚人者戒也。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略述之以質之仁兄。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卽定爲孔子之義理也。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頃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

五册。約二千餘篇。惟所頒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爲之病也。然鄙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牟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綌。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删。誚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標劍。熒澤敗績。更記藏肝。合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庾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獵。似襲於莞。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獺祭之謀。

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既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繁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衞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罣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士。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豳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尚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册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咨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

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爲博覽羣書矣。然惟尚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既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徹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徹之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徹之於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衞青則聞之蘇建。荆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壺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親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鄭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刺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檮昧。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南巡紀。天子之事。必當尊之爲紀。

恩澤紀。

總圖。

四境保甲圖。

水道圖。分上下河。界限里數畫清。

江洲圖。

廨宇圖。

氏族表。

選舉表。無功業文章而但有科第者。雖宰相狀元。僅列一名於此表中。不必別爲立傳。

職官表。

地里略。宜分保甲而統之以巡司。又統之以縣。如史書中地里志體例而寺廟橋梁村鎮皆按里按方。詳而書之。

河渠略。

鹽筴略。

漕運略。

政略。職官之姓名履歷。既編爲表。其有美政可書者。入此略中。

軍事略。歷代大事。無過於軍。統纂於此。則事志不必贅。

金石略。用新唐書之例。凡人之不必立傳者。但書其

藝文略。爵里於書名之下。則列傳中省無限閒文。

戶口略。

田賦略。
列傳。不必多立子目
沿革考。
古蹟考。

覆姚秋農先生書

六月十二日。奉到手書。備悉一切。所示揚州府志條例畫一之處。謹承教誨。所商諸條。先生不以循爲鄙謬。下采芻蕘。蓋先生心有折衷。而謙讓不肯自發。知循素性野質。欲代一暢發之也。請據所知條述。以備采摘。來札云。舊志譌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覆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曜。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憲。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顯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如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禽之判。繫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雙行列載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似。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竽。才識所囿。遂多徼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之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歷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應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抉一目。可稱奇孝。不在蕭日曠之下。舊

志删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徼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删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用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概從尅削。或任煩叢。循不敢也。並叩頭再拜。求諸君子留意於此也。所辨三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古藝文紀書目但是說）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魈木客皆可以七言惡詩。夤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貴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溝洫志載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文文山之賈家莊、鮎魚壩諸作。蹟見於詩。詩即是證。若偶然遊眺行吟。無關情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莫要於此。如劉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采。是斷不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分置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籍於志書之傳。删去其奏議。不過秉筆者之無識。尚不足爲重輕。若有賴志以傳者。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删去。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循竭力求之。僅得半篇。爲之憤鬱者二日。不得不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必未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

取其有切於揚州者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漠不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贊其工文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兼之。則曹憲、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鍇、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宋史徐鉉傳本載說文序。）近時文學之盛。在前如陳厚耀、喬萊、汪楫、顧圖河、王式丹、張符驤、王懋竑、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探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脈所關。輕爲分奪。是皆不錄之說。循所泥首再拜。爲吾郡諸英靈請也。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採。或須考證。雙行列各條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列。亦未容溷。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一人。注補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而一人注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靈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蘇瓌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既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

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胥隸之不可爲官。孰主孰客。不容以一例執之。循嘗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果其人之事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如隱逸之韓績。孝子之沈正。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注補。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如釋老之王遠知。唐書才伎傳。首尾雅正。直取爲正文。其龍城錄雲笈經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入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如臧洪傳。一見三國志。一見後漢書。又見後漢紀。皆宜錄爲正文。譬如三院彙題。六卿共議。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勢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叢拾之。如術藝之衞朴。散見於夢溪筆談者。已非一處。而其推步治歷之要。又零星見於王海元史等書。其事實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欒鳳附見胡大海傳。王鼎附見花雲傳。陳堯輔附見崔儒秀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傳體。如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欒鳳字秉德。見萬姓統譜。考得此字。方知鳳池吟稿之架閣欒秉德。即鳳。而鳳之爲架閣。直中書省。督運宣徽。乃皆證之於汪右丞之詩。詩不可登正文。故既剌取連屬之。且注之。例之不得不變者也。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文。而拾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如釋老之徐神翁。其見於鐵圍山叢談、清波雜志、輟耕錄、家世舊聞、春渚紀聞、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其鐵圍山叢談所紀。與家世舊聞事同而異。則分注之。此即互異者注之之例也。金鼇之詩。見輟耕錄。而雲麓漫抄所載。但稱有

人題詩。不言爲神翁事。附注於下。卽有考證。則雙行之例也。有連屬於正文。有雙行爲補注。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六也。許學士一代醫師。宋史無傳。舊志本獨醒雜志一條。以爲正文。審之不詳不要。乃小說之言。止可入注。而正文尙虛。則於其所著本事方鉤取連屬爲正文。而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載書名而入正文者。亦連屬之。而舊志所采。轉入於注。此例之又一變也。例之七也。此七例皆從第一例變而通之。如易之飛伏。自一世至於五世。又有遊魂歸魂之變。如九數之少廣。自一乘以至九乘。又有正負益積之變。似不盡一而實盡一。易窮則變。變則通。若執一常例。以馭一切。必左支右詘。而不可以通矣。循自三月以來。每於不可通者。窮日夜苦思。以求其通。因得附書連屬二體。以濟正例之窮。庶免煩冗漏略兩病。願先生俯察其愚。倘所說有可取。竊謂諸公可以參用之。凡一切拘迫窘遏之患。可以消。而排纂類書之誚庶幾免也。先生知我。故敢戇言。幸恕無狀。不宣。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循讀新刻大作問字堂集。精言卓識。茅塞頓開。尤善者。復袁太史一書。力鋤謬說。用彰聖學。功不在孟子下。反復久之。拜服拜服。惟著作考據之說。似有未盡。妄附鄙見。上諸左右。循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漢時各傳其經。卽各名其學。如易之有施、孟、梁邱三家詩之有韋、褚、匡、翼、王式、長孫。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公羊穀梁有嚴氏、梁氏。及尹、胡、申、章、房氏。均以學名。無所謂考據也。其列諸藝文志者。首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

經、小學謂之六藝。卽儒林傳諸君所傳之學也。次以諸子。則名之曰某家者流。又次曰詩賦家。兵家。其天文、術譜、五行、蓍龜、雜占。謂之曰數術。醫方房中、神仙術。謂之曰方技。當時有專守一經者。有兼他經者。各爲章句以相授受。其學諸子者。有若楊王孫學黃老。晁錯學刑名。于定國學法。主父偃學縱橫。趙充國學兵。其詩賦家則謂之曰詞章。枚乘、司馬相如其人也。有兼之者。則曰通某經。善屬文。則曰通某經百家之書。則好古學。長於術數。未聞以通經學者爲考據。善屬文者爲著作也。賈鄭大儒。纔作以百家諸子之書。術數識緯之學。一切通之於經。盡化以前專家章句之習。破古今師法之爭。爲經學大成。亦仍謂之經學。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敷爲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其在史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山工於詞章。不得爲醇儒者。以習其粗。不知其精也。史又曰。廣川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詞方技。然則文詞與方技一類。屏諸通經之外。以其於經僅有皮毛也。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爲詞章者。董賈崔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柢。無枝葉。而相如作凡將。終軍言爾雅。劉珍著釋名。卽專以詞章顯者。亦非不考究於訓故名物之際。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蕭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仿之。習爲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爲之汨。是又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趙宋以

下。經學一出臆斷。古學幾亡。於是爲詞章者。亦徒以空衍爲事。並經之皮毛亦漸至於盡。殊可閔也。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撫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此學視以空論爲文者。有似此粗而彼精。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以爲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嗚乎。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爲。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若袁太史所稱。擇其新奇隨時擇錄者。此與經學絕不相蒙。止可爲詩料策料。在四部書中爲說部。世俗考據之稱。或爲此類而設。不得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爲此概以考據目之也。著作之名。見於班孟堅賓戲。其辭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推其以著作爲餘事。倘以道與器配之。正是取舍爲道。著作爲器。今袁太史以考據爲器。著作爲道。已異於班氏之說。且漢時所謂著作者。專爲掌修國史之稱。或曰著作東觀。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晉、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爲著作郎。乃無端設一考據之目。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即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說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不除。果如補苴掇拾。不能通聖人立言之指。則袁氏之說轉不爲無稽矣。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

與劉端臨教諭書

循頓首謹啓。端臨先生足下。先生之學。久聞汪君容甫言之。己酉之春。曾乞容甫札求謁左右後未果渡江。至今殊歉歉也。邇因阮學使之約。客遊於越。適程君中之自丹徒來。道先生知鄙人名。且索拙作宮室圖。謹以一部呈上。幸進而教之也。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違舊說。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爲業。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則不致以虛聲漫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循無狀。願明示以正其誤。不甚悚惕翼幸之至。

雕菰集卷十四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循謹復艮庭先生足下。循所爲羣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既而病嘔血。醫者以爲中死法。同學及門人輩以此付刻。原稿於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今頗悔之。顏黃門陸博士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台札。指摘是書俚俗之字。承教。感謝之極。其太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鄙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循欣愧無地。叩頭叩頭。又蒙於書中。言位宁、棨戟、門臬三條。細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葉。即置去。非覆醬瓿。即飽蠹腹。先生不以循爲淺陋。屈意終覽。示以可否。誠今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令更詳之。因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言。合諸予心。三閱晝夜。終難釋然。不敢不復諸長者。循易鄭君棨戟之說者。所以明四露非四阿。引喪大記明諸侯有棨。引斯干詩者明天子有棨。蓋棨與戟、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鄙意篇中甚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多辨也。朝中爲廷。宮中爲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廇中庭也。宋廇爾雅爲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儀禮射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處言。則中庭爲中廷之通借。如盤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俱謂之廷。則不獨燕朝有中廷。即不獨燕朝之中廷左右謂之位。（邵氏爾雅正義云。凡治朝外朝。羣臣皆以廷之左右爲位。）若宁爲門屏之間。與朝亦別。當宁者負宁而立。猶當扆爲負扆也。君背宁立

於門外。臣向宁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間爲治朝也。人君宁立處爲宁。方百步爲朝。混之爲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則自屏至應門。中隔一路門。解門屏之間舍路門。遠取應門。遂以爾雅門屏之間一語專屬諸侯。於天子乃不得不改爲應門路門之間爲宁。江氏愼修之說迂矣。論語過位。包與孔兩家自異。不可強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於治朝。是治朝有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位之位。鄭氏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氏亦有誤乎。君方下車而過。孔子之色勃足躩。可無疑也。一梁二梁。判自孔賈。所以斷爲二梁者。正以鄭氏玉藻注。與賈氏合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梁。大夫中梁。與梁之間。士介拂梁。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梁。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夾梁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令大夫士亦隨介拂梁。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梁梁之間。一拂梁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梁梁之間。梁與梁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梁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梁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然此猶不足以定鄭氏兩梁之指。惟下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卽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梁。大夫不敢沿之亦拂梁。以踰其迹。故中梁梁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梁梁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恐非鄭氏義也。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轉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

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復蔣徵仲書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經。爲論語問答記二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艮庭先生書來。辨此二條之誤。僕當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用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言位者。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爲一義。若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

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位亦屬泛言。惟爾雅與宁並舉。則訓曰中庭左右。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實有其地可指。論語言中門。言閾。言堂。言階。均以地言。則此過位之位。當亦必以實有之地言。非泛說也。君所立門屏之間自名宁。不名位。故曲禮疏引鄭氏論語注。亦以卿位爲言。眞至當不可易。獨包氏以爲君之空位。夫舍中庭左右之訓。則位皆泛指。何以專屬於君。空位之稱。尤非典要。僕爲宮室圖時。實未見鄭氏此注。後檢得之。深喜己說之有所合。繼又見陳用之禮書。亦如此說。益幸鄙見之不孤也。孔氏謂門有一臬。賈氏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既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臬間爲中門。主君與卿擯夾臬。賓君與卿介夾臬。主與賓並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與臬之間。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臬之間。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與臬之中央。言棖與臬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臬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棖與臬之間。皇崔之說。蓋以鄭言棖與臬之中央。爲玉藻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與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然非以主賈之故。因強鄭注以就之也。既細揆諸玉藻聘禮兩注。又細衡言中央言間之別。且以經文求之。觀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啓閉者謂之闔。又謂之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曰中門。則中於門矣。曰中棖與臬之間。則中於棖與臬之間矣。曰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

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梟西闑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楨與梟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僕嘗因西堂下之名。而定西堂之所在。因東夾南之名。而定東夾之所在。是可因門與楨梟之名。而辨中門之非楨梟間也。玉藻闑門左扉立於其中。與士喪禮闑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闑門左扉。可知扉屬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闑扉立於其中。則中屬於扉。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爲扉。以扉中爲中門也。江公引闑門左扉以證一梟。故明辨若此。僕於鄭注。每不肯舍心之安以強爲附和。使曲禮注眞如皇氏之說。亦必舍此而不從。今揆夫言中央與言間。言楨梟之中央與言楨與梟之間。終有不同。故不敢誣之耳。（皇氏亦止言楨梟之中央。但言君在梟東。實在梟西。則是以門止一梟也。）願察而正之。江公處不復與辨。恐徒滋口說也。

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張太史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敖繼公儀禮集說。敖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室夾於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既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注。而用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生千載後。推求千載以上之制度名物。第就經文字句間審之。未必其卽合也。我之所審者如此。彼

之所審者如彼。互有精粗。而不必其相軋也。循向爲舉經宮室圖。始亦就前人已成之圖求之。以其與經文字句有不合。遂改訂爲今圖。東夾南。東夾北之名。明見公食大夫禮。如江愼修戴東原之圖。則不復有此兩地。故別擬爲圖。惟東堂向東。而夾室在其西。乃有夾南夾北之地。鄭氏以夾在東堂之北。堂在東夾之南。鄭注特牲、饋食。固以夾北在房矣。而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則宜是在東堂北近夾室之處。乃當時大夫則立於階下。其於夾也尙隔一東堂。何不云東堂南。乃云東夾南。則夾固不在堂之北。堂固不在夾之南。且西堂下既當西壁。則西堂自面西壁爲是。西堂如是。東堂可知。東堂既面東壁。則夾在其西。於是南指堂下無所隔。而得稱夾南。北當東房得稱夾北。依是爲圖。庶於經文爲合。而非敢謂古之夾室定如是也。學者果能位置夾南夾北而無所隔。則原不必定如鄙擬之圖也。鄭氏亦疑於是。而云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又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意以夾與堂爲一物。在北爲夾之室。近南爲夾之堂。則堂亦可有夾名。以是周旋夾南之名耳。而於夾北之在房中。則未有他議。張太史依敖說。以夾北置於北堂下。鄭氏無此文也。北堂下之於東夾。隔北堂又隔東房。在夾南而混堂之名於夾。尙不能安於心。在夾北而混北堂東房之名於夾。雖鄭氏亦不作此想。惡在可以服人之心。此地自有北堂下之名。不應舍此北堂下之實。而用此可疑之名也。循向以各求所知。不必相勝。吾兄舉太史此圖問其是否。謂循所以不與辨者。或以其爲然。乃循固不以爲然也。請申言之。公食大夫禮。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則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

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此云宰夫自東房。兼宰而言也。醯醬六豆六籩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令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籩。至是出門執鐙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鉶。授粱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鐙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必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鐙。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下。於設俎設籩。皆不能目見。何以恰好當其時而出執鐙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籩之後。卽趨出取鐙。於事爲便。至其由東房而出也。或迂由北階。然循謂夾通房。有戶以達東堂。則由房而夾而堂而下階而出門也。經文不言。可意會之。抑又思之。房中而指之曰夾北。正謂夾有戶通房。宰立於此。便至於夾。由東堂以達於外。故不曰立於東房。而曰立於夾北。此無明文。尤學者所不敢言耳。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書

循頓首。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給序文。不勝愧謝之至。循又有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輪所以用弧三角

之理。以有數條未能以舊說爲信。請以就正有道。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爲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邪。且五星之歲輸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綫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愼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即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圖。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梅江之說。有不能了然於心。惟明教之。幸甚。

答李尙之書一

四月二十四日。接得尊札一通。測圓海鏡一部。循於李仁卿學士之書。學之五年。粗知其用。去冬臘月。方

得吾兄所校本讀。精細足正舊校之誤。第十四間下總括算法。有益後學。與欒城之書。並垂千古。夫又何疑。兄謂相消爲近方程直除。與借根用加減異。眞精確不刊。乃循嘗細推之。天元一之相消。與方程直除亦微有不同。何也。方程兩色各備和較。故可以異加。亦可以同加。和較備則消息相通也。天元一本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或有較而和不備。其寄數又數之兩列。不啻盈不足之有出率。有差數。故止可異加。必不可同加。亦如盈不足之必用同減異加也。及既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冪。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冪爲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秦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和在從乃有翻積。和在隅。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積。和在從。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積。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術中已有之。一爲七人賣馬。一爲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歙縣汪孝嬰能精思冥索。往往得未曾有。秋間省中當得相聚。此復不備。

答李尚之書二

去年四月一晤。滿擬午節後入城。可以盤桓數日。不意老母一病。臥牀二百日。至於十月。遂遭大故。中間雖入城兩次。皆是朝發暮返。方寸既亂。朋友之誼。遂疏。聚散分合。信亦有命。可慨可哭。今歲晤袁壽階。知吾兄爲元和吳縣兩明府所延。館穀較上年轉善。甚爲兄喜。又可信人生得失。全不關乎榮謀鉤致之力。

於此益可長氣節厲廉隅耳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於城爲餬口計景況殊惡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衰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鐵制府召去量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辨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於世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軼而不合則可矣來札言餘暇可以著書此尤爲兄喜者也揚州圖經一事看來未易得成即成未易得佳弟雖濫竽其中亦碌碌因人而已吾鄉楊都尉竹廬先生博雅君子也素精樂律邇來學九章弧矢之術於弧三角頗有所得久慕吾兄思一結納今之吳興過蘇索弟一札爲訪兄之媒兄不可交臂失之也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幷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爭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爭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說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啓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強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

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強之人。而使人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其益爲歸。或法言或巽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爭之。客氣間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以有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強之。亦師之罪也。孔子明日遂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緣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恕矣哉。

答鄭耀庭書

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幫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尚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鱭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澹泊。可烹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挂。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謂循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既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乾隆丙午。弟

丁外艱。而是年朱石君先生主江南試。一聞試題。弟卽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弟所言。時人頗爲弟惜。然循惟悲感而已。庚戌辛亥。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兩試俱優等。文恪數稱譽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循爲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以他事、文恪與奇大中丞議不合。並此而罷。可見無非有命。命不宜得。卽往試誠遇朱公主試。亦必以他故間之。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後耶。天稍暖。當入城面候。並祈代致意柿里舍人。不具。嘉慶乙丑正月二十一日。

答汪晉蕃書

循白。僕今歲村居訓蒙。以爲無舟車跋涉之苦。然而去家太近。則瑣屑之事。頗聞於耳而累於心。兼之有溼熱痔瘡諸小疾。不時煩擾。殊自悶悶。兩月以來。惟有兩事自課。其一算法。其一形家之書。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奧者。近來於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至難至奧。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如算法統宗有九狐七鵬之術。梅總憲正其誤。以爲不可通。今細審之。梅氏之說尙非通法。（法見赤水遺珍。）蓋狐一頭九尾。鵬九頭一尾。今有七十二頭八十八尾。是必以九乘共頭。以一乘共尾。得數相減爲實。以九與一相減除之。得總數。以九與一相加除之。得分數。其理淺近易明。梅氏不用一乘共尾。蓋以一數乘猶不乘。故用省去。（其法未誤。原）但雖移諸七十三頭九十七尾爲可通。（算法統宗雖此亦不可通。）移其法於二頭八尾。八頭二尾。或五頭三尾。三頭五尾。遂不可算。又如張邱建算經。有雞翁之術云。雞翁一直錢五。雞母一直錢三。雞雛三直錢一。凡百錢賣雞百隻。問翁母雛各幾何。此卽差分之三色法也。用乘除交互馭之。自得。而李淳風、劉

孝孫之流。詭爲算法。云置錢一百於地。以九爲法除之。得雞母之數。不盡者返減下法。爲雞翁之數。餘爲雛數。以此法按之本題。固不爲錯。若易一題。如術數記遺注中所舉。翁一直五。母一直四。雛四直一。此術便不可用。亦非通法也。蓋古人算法。往往就一通以求簡便。不知法愈簡便。則愈隱秘而理愈不明。今欲一一明其理。達其用。括九章之條。且核難題之本原。而以一綫通之。著爲加減乘除釋一書。方立稿本。約歲許乃可成也。形家之書。疑龍、撼龍、倒杖、諸篇。似丹元子步天歌。誦之甚可消暑。青囊天玉則音節古奧。亦唐人歌行樂府之變格。說唐詩者。鮮言及此。黃帝宅經（後人依托）二十四門。羅金以爲正針。又加以中針縫針。卽二十四氣析之爲七十二候。淮南子天文、時則二訓詳之矣。乾鑿度言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康成註云。每一卦生三氣。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二十四山分七十二穿山虎。卽三微成一著之義。蓋有一歲。卽有四時。有四時卽有十二月。有十二月卽有二十四時之變。有二十四氣卽有七十二候。楊曾術士。不知其原。以十二支爲先天。干維爲後天。非也。其陽左行陰右行。則與六律六呂合陰陽之聲同。占夢觀天地之會。亦以陽建左旋。陰厭右旋。此疏引鄭志。言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故知庚辰。又言四月陰建於未破於癸。未破癸者。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惟二十四山。癸在丑前。庚在申前。故云申近庚。丑近癸。以申合庚。是用縫針之支合中針之干。而庚在申之左。是以支左旋而合干也。以丑合癸。是用中針之支。合縫針之干。而癸在丑之右。是以支右旋而合干也。鄭氏所引。本諸古堪輿家。最爲可據。三針之用。一以貫之。而雙山元空之名。殊惑人意。他如納甲納音。均思一一考正之。使左道邪說。不誅自退。此

俟與肯堂共商之。因問及日來功課。略以數條相復。天時寒燠不一。老兄身體康健否。念念。丁巳六月。循白。

寄段懋堂先生書

循頓首白。循幼爲毛詩學。苦陸璣疏多譌缺。而陸佃羅願輩又不明古義。嘗萃數年之力。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一書。而以陸氏疏掇拾考辨於末。謹錄數條請正。黃鳥傳訓摶黍。倉庚傳訓黧黃。爾雅皇黃鳥不與倉庚楚雀並釋。鄭稱黃鳥宜食粟。傳又云緜蠻小鳥貌。倉庚既不食粟。亦非小鳥。方言台而爲一。恐非爾雅義。爾雅說文並訓椅爲梓。訓鱣爲鯉。詩梓與椅並言。鯉與鱣並言。傳曰椅梓屬。箋曰鱣大鯉。竊謂其物分而類則同者。可取以相訓。爾雅訓蝘蜓爲守宮。說文以桑釋柘。其例亦然。郭氏竟分鱣鯉爲二者非。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孫炎云別三名。按毛詩於唐云唐蒙菜名。於小雅女蘿云女蘿菟絲。松蘿也。於彼明指唐爲菜。菜則必非施于松上之女蘿。觀毛傳分釋。則爾雅唐蒙及下女蘿菟絲。明屬二物。中衍女蘿二字。或一女蘿爲松蘿之譌。似宜依毛傳正爾雅之誤也。說文訓荅爲小未。豆爲食肉器。古於未無稱豆者。荅豆音轉。故誤荅爲豆。劉徽九章算術尚稱荅而不稱豆。鋒鑱豌豆。凡从豆者皆俗字。以豆訓未。恐是漢魏間之俗稱。非古義。故說文亦以菽爲叔俗。說文。雔字重文隹云。一曰鶉字。按鶉即鵪省。國語有隹集于陳廷。韋注訓之爲鵪。廣雅鵪鶉鷫雔爲一物。山經景山多鷫黑色。劉向以隹爲黑祥。是隹即鷫。虞氏易。雔爲隹。輔人鳥旟。七斿。以象鶉火。注云。鳥隹爲旟。旟象鶉火。而用鳥隹。則鶉火即鵪火。左傳卜偃引

蠭謠鶪之賁賁而下舉鶪火以證之賁賁與表記引詩同則詩鶪之奔奔當亦是蠭惟有縣鶪兮毛傳特訓爲小鳥今本無小字依七經孟子考文乃爲鶺鶪也說文虫一名蝮虺以注鳴詩爲虺爲蛇與蛇並稱宜是蟲之借與胡爲虺易之虺不同說文芳葦華也今爾雅葭華注者一爲葭一名華按下文以蘆訓葭此不應以華訓葭且葭之名華別無典據以說文例之葭華二字乃芳字之釋說文一來二縫詩正義引作二夆董彥遠除正字啓作一朿按下文接云象芒刺之形則此一朿二夆四字謂字形而言也朿部朿木芒也象形僅从一冂來有二人來之人即朿之冂也以朿而从二冂故象芒刺之多夆牾也以其刺人爲牾故云二夆二夆即二冂謂來字爲一朿字而有兩夆也或謂二夆爲兩岐似非是爾雅蔽殍其紹蔽毛傳云瓜紹也殍殍也瓜無紹之訓此瓜紹也三字乃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幽風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同條榕榕字說文所無爾雅說文皆作柚說文引禹貢橘柚此柚乃列子湯問篇之橘說文亦別有橘字按由笛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抽之爲搯即不異柚之爲榕蓋柚與榕爲一字橘柚之柚當作橘橘之作柚轉是假借以橘柚證柚條非毛傳義說文鳩訓鶻鳩棗訓羊棗鳩棗非羊棗鶻鳩之專名與爾雅有未合矣當世聲音訓詁之學如先生實集二千年之大成敢以所見奉質望教正之幸甚

與周維周論古音書

市俗以稻之不黏者爲秈其黏者爲糯足下以秈字不典謂宜作山直是稻之出於山田者耳僕夜來思

之有會於古音。特爲足下述之。市俗讀秈。不作山音。而呼爲宣。竊謂此正古音之存於今可考者也。春秋。襄公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緩从爰得聲。凡从爰之字。與从宣之字通。如國策之狐咺。呂氏春秋作狐援。毛詩終不可諼兮。大學作諠。焉得諼草。說文作藼草。重文作萱。緩與諼援同聲。故爾雅釋訓云。爰爰緩也。是緩音卽爰也。釋言云宣緩也。是緩从爰。其音卽宣也。可證周時緩字。正呼作宣。吳人謂稻爲緩。卽是呼稻爲宣。今之秈字音宣。乃緩字之別也。且寫作秈者。亦有由矣。說文。山宣也。廣雅同。春秋說題辭。山之爲言宣也。山爰宣古音近。是呼稻爲山。卽是呼稻爲宣。呼稻爲宣。卽是呼稻爲緩。加禾作秈。俗字也。呼稻若宣是吳之音未改也。惟今人呼緩呼山。皆與宣之音遠。而穀梁傳吳謂稻緩之聲遂莫解。於是市俗呼稻爲秈之聲。亦弗知其原矣。余嘗謂市俗之音可以推見古音。此其一端也。

與王欽菜論文書

循白。吾子論文。於古取韓昌黎。於今取朱梅菴。不樂字句瑣細。及文氣佶聱者。足見天分之高。雖然。此猶據昌黎梅菴以言文。而未嘗卽文以言文也。是猶卽文之當然者以言文。而未嘗卽文之所以然者以言文也。天下之物。各適於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當時者。有用之百世者。科舉應試之文。用之一身者也。應酬交際之文。用之當時者也。二者之於文。皆無足重輕。若夫朝廷之誥。軍旅之檄。銘功紀德之作。興利除弊之議。關於軍國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於天下也。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藝

足以達者任之。布衣之士。窮經好古。嗣續先儒。闡彰聖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獨得者聚而成書。使詩書六藝有其傳。後學之思有所啓發。則百世之文也。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繢。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然說經之文。主於意。而意必依於經。猶敍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即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變。辭氣與論語遂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則精而兼實。故文莫重於注經。敍事則就事以運其事。必令千載而下。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禹貢儀禮左氏春秋傳是也。吾嘗窮而推之。意與事不可以言明。莫若琴音與算法。然言算者。先以甲乙子丑等施諸圖。然後指而論之。言音者。先講明句挑吟揉之例。然後按而誌之。閱二者之書。布算以推其數。撫弦以理其音。不差豪末。此文之至奇至巧至瑣細而佶聱者也。使避瑣細佶聱之名。則琴音不可記。算數不可明。周公之儀禮不必作。孔子之說卦雜卦不必撰。豈理也哉。如謂此非文。則惟如韓之記毛穎。蘇之論范增留侯。而始謂之文乎。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於意與事之所宜明。不必昌黎梅菴。不必不昌黎梅菴。不必瑣細佶聱。不必不瑣細佶聱也。天寒遠客。幸珍重之。不宣。

與趙寬夫論文書

嚴君厚民來以大作文集見示且令鄙人爲之可否披讀再三靜海烈女傳一篇已乎錄藏半九書塾中其餘諸遊記諸跋諸祭文尊太夫人行述皆不朽之作惜乎未能備錄也僕幼受先君子教年四十卽習爲古文其間涉獵所及雖學經學六書學算學詩賦而於屬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向來好與人辨論不自審顧率多直言坐是友朋日疏呵責時至數年來遂不敢漫向人語今讀大集不覺故態復萌妄爲增損未知獲罪高明否近來經學盛著古文講者極稀得足下爲之兩浙之間一倡百應則此道且由是而振惟是不守於己不誘於人氣以理充神隨事出務令本末兼融細大咸備地雖千里請遙共勉之何如

答羅養齋書

七月間一晤循卽歸湖越一月往秀水旋游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汪晉兄五月間手札道足下選錄近人詩稿屬循抄數首郵寄以匆遽未得暇少間當寫寄呈政也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摩蕩心神血氣頗爲之動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彊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邶鄘衞邶鄘衞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檜其下爲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爲金爲元而六朝中又爲晉宋爲齊梁爲周隋唐分爲初爲盛爲中晚宋分爲西崑爲西江爲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必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

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爲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規。一天下之風氣。此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循頓首白。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聞春谷說詩。因謬贊及僕。夫詩無難知也。古人舂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卽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間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鴟鴞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諭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甓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

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囷。不至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稊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筦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媚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鬬勝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即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縟。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答黃春谷論詩書

昨歐陽製美自城中寄足下書來。知詩集已付刻。又讀所自爲序文。言簡而精。而鮮外語一言。尤可爲詩人之鵠。非僅自言也。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

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謂之固。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亡友顧子超宗每與僕言論及此。深慨夫作詩者多。而詩日以亡。欲講明溫柔敦厚之旨。起而正之。戊申超宗沒世。十餘年來。求其所爲詩歌。僅得一五言絕句。餘皆零落。然於風雨之晨。吟而永之。覺古調猶在人間也。庚戌辛亥以來。始識吾子。聞子論詩。與超宗之言後先一轍。竊幸超宗之志可以嗣。此所以屬吾子編詩至數數耳。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遂於意。辭有不明。意終爲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索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去秋僕在錢塘。適劉孝廉嗣綰自都中來。僕有詩曰。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蓋以唐人李紳赴鎮會稽。思遊天竺靈隱而不暇。因慨然有十里松風之句。僕自念與劉下第歸來。方有此遊。若使如李紳赴鎮。勤於王事。轉不得共聽此松風耳。事非深僻。意亦淺露。而閱者乃以爲松風當改作松濤。僕當時默然退。而將此詩注明。藏諸篋中。因思韓非子之作說儲也。自爲經而自爲傳。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皆自爲之注。良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迹。情之所托。物卽隨之。且夫觸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遠。比興無端。故掇襍之訓通。而和平之象見。哆侈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爲箋注。貢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爲一卷。續之於後。亦古式也。足下以爲何如。癸亥十一月至日。焦循白。

雕菰集卷十五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歲乙卯某承命視學兩浙丁教授杰以萬君經學五書請某序將以廣其傳且使浙之士知所重也按黃黎洲之序云充宗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者其在此夫黃氏此言其有見於浙之學者務於攻擊前儒因發其端以正之與竊謂爭之說有二端未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西漢經學初興各承師說東漢鄭康成出於杜子春鄭大夫諸注之外折以己說而經賴以明熊安生以三禮授徒於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半取於是而經賴以明他如劉炫規杜孫毓評毛同異並呈是非互見鑑以磨礲而愈光絲以浸漚而益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者爭之謂也吾恐浙之學者執黎洲之說習爲精粗本末之空譚隨聲附和於先儒指趣明奉之而陰置之不敢言其非亦莫能道其是則攻詰之弊息而高閣之弊起矣萬氏之學以經釋經不苟同於傳注其說郊禘宗法諸制度及春秋隨筆周官辨非兩書立體嚴正析理精密其迹似爭而實非數十年寘索之功未易有此某讀其書甚有望乎浙之士奮然自勵不以攻擊爲長亦不以浮游相尚進求乎聖賢立說之旨以求會乎漢唐注疏之通則嗣萬君而起者吾有

取焉。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歙之通儒程易田先生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等篇。精確不刊。海內宗之久矣。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某修葺杭州聖廟。既落成。以舊樂器敝損。不堪考擊。迎先生來。考訂鐘律吹管協之。裁玉爲磬。股鼓句倨。一合於古。先生從容出近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大率皆憑執空論。無有確證。雖譊譊辨議。終不足以定是非之準。先生一以經文爲本。窮其疑似於豪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啓發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要略述於左。緦麻篇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又傳於小功殤服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先生以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殤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惟

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女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矣。郝敬疑之。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宜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爲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女子嫁者未嫁者別起貫下。而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尚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女子嫁者不降正親。而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可不迷於所往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緦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妙解。窮極隱微。傳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年之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此。夫融會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誠經學之大要也。讀先生

此書。不惟明於此經之文。庶乎知通經之路矣。因付梓以公諸世。

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尊建子而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躍如也。其後劉歆安炭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闢之。規者不必俱非。闢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詭。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

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歷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脉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概。而爲之序。

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而中於科第爵祿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采摘於宋儒語錄。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剩語。遂更無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說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芒然者如故也。處士王鄴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孫。慈谿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既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爻象占變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錄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祿。不爲科舉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眞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祿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字容若。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

循自入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纂解一册末一月先生舊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册以循借讀歸然獨存嗚乎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爲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後漢書訓纂序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歲丁未余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是編與焉晉蕃之尊人對琴先生工詩詞風雅倜儻徵士遊廣陵時與之交往來甚密徵士故多疾先生以參桂之藥供之不啻千金徵士無以報因以此書贈先生先生爲之挍寫作楷本於是有眞草二本草曰訓纂眞曰補注皆藏於對琴先生家外無有也先生重氣節負性純篤方其官刑曹在京師以勁直著名繼遭横逆家產頓落於是二本者僅存草本而寫本遂失是本爲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蚍蜉蟻子之跡首帙末題雍正九年以事對簿之暇作凡十一年而成對琴先生嘗語循曰惠子在揚時手訂此書有所疑即以片紙至令爲之核書成以贈余然竊人之善君子恥之齊邱化書不欲尤而效也嗚乎惠子生爲貴介公子使其豔於科名爲世俗之學何至以布衣終老迨訊鞫之際尤憂虞匡懼之日乃孜孜矻矻信而好古比部篤於友誼守其書而不欲冒其名如兩公者不亦可以爲法乎哉壬子秋復於晉蕃借閱因細爲挍定其卷帙次第依范蔚宗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於末體例仿史記索隱而精核過之世所傳十五卷者乃贋本非其眞也

詩益序

詩益者金壇劉君始興所著也乾隆辛丑余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於泰州購之市間繼而又得桐城葉氏西詩經拾遺則云述劉子彥之說子彥即始興之字也閱詞科掌錄劉葉兩君俱嘗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葉以監生爲太常卿王公溍所舉劉則舉自孫文定公文定舉五人首當塗徐文靖次即始興始興先舉於鄉天津王又樸詩禮堂古文稿中有代衞中丞撰詩益序稱金沙劉子司鐸霍邱序文不足以發明此書之指故此書不載此序書共二十卷爲詩本傳八詩次問二詩次補言一詩表二總辨一雜辨六其發前人所未發者爲詩次問及詩次補言昔九江黃楚望氏以四十年積思悟得春秋之義授諸趙東山氏東山暢發其指爲屬辭師說謂有策書之體有聖人筆削之權余深服其言以黃趙之經學遠在吳澄許謙之上劉氏詩益之作謂詩有詩人之志有孔子編詩之義詩人之意顯孔子之義微一篇之詩言其人與事之美惡而其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引而申之參而伍之遂統括乎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道之跡有異類同次者衞共姜柏舟宣姜牆茨是也有同類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並采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衞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夫詩人之有美刺猶史之有褒貶也褒貶者直史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筆削在直史褒貶之外美刺者詩人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編次在詩人美刺之外吾謂劉子彥氏之於詩與趙東山氏之於春秋若合符節其說小雅大雅謂自文王至宣王爲大自宣王至幽王爲小而以鹿鳴二十二詩間之大言其盛小

言其衰。以小先大。實以小繼大。按而核之。確不可移。惟辨小序。有未當其本傳。則未知聲音訓故之學焉。徐文靖所著書顯於世。劉氏此書知者甚鮮。特序而表之。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尙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尙之。尙之喜甚。爲之疏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草。所用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今名數學九章。）亦撰爲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之學。庚申冬。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中。互相證訂。喜古人絕學復續於今。明年。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壬戌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弟五册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尙之需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尙之深歎爲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蓋語間。孝嬰謂予曰。或謂尙之誚吾所著書。有之乎。予因出尙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尙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子亦爲我序。予諾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華藻鞶帨。通人鄙其固焉。鄭康

成爲禮經作注。雖子夏之言猶駁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詔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卽以爲序。嘉慶癸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無有差戾。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啓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義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句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爲九數之目。而以爲漢時所有矣。投壺周徑有不明。圓困之法謬。以爲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爲歷志。殘缺失次。譌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冶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間。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置一議。一二知算之士。嫻於共習而昧於孤詣。故弧輪撱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休寧戴庶常震始校算經十書。推歷朝歲實。嘉定錢竹汀少詹事章明古法。撰三統術衍。其二十二史考異。於歷志析疑訂誤。尤加意焉。吾友元和李尙之銳。爲少詹事高第弟子。親授

歷法。獨有心解。閔古法之微。探索諸史。自顓頊夏殷周魯。下逮元明數十餘家。存者考而章之。缺者修而補之。窮幽探賾。務求如其術之本意而止。是誠爲千古讀史者啓其扃。亦卽爲千古治歷者益其智也。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循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因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六家者。宋衞朴之奉元。姚舜輔之占天。李德卿之淳祐。譚玉之會天。金楊級之大明。耶律履之乙未也。術不備載本史。而積年日法間見他帙。已不異告朔之餼羊。尙之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據何承天調日法。立強弱之術。以得朔實。又用秦道古演法推求積年。以驗歲朔之權數。頓令古人名歷斷而復續。學者得以考求舊法。相率而爲儒者之學也。循性好數術。有志於古。而未能究心。今讀尙之此書。昭然發矇。夫有李氏之立天元一。而後知授時術弧矢相求之妙。有秦氏之演紀。而後知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秦李之書。近多有好之者。尙之用以補古歷如此。脗合不由此而更大彰乎。循願與同志者相率而推之也。江都焦循序。

豫章沿革考序

吾友胡雒君客江西時。與修郡志。因爲豫章沿革考二卷。列之爲表。而繫之以說明。今之所稱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既有裨於史書。尤有補於經注。吾信其必傳也。嘗考隋書經籍志地理之書。自摯虞畿服經之後。齊陸澄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於地里之學爲最詳。然澄之書則合一百六十家而後成。昉之書則增八十四家而後成。向非一郡一邑各有所述。二君之著焉取斯。且儒者之學。非身親而心入之。其說不精。一人之身。不能盡天下之地。而盡歷之。人人各就其所歷之地。精加

考核。以雒君爲之率。卽以雒君之書爲之法。積數十年之久。萃數百十人之力。一邑一地。俱有所訂正焉。後有陸澄任昉者。裒集其成。雒君此書。實爲之嚆矢矣。嘉慶丙辰夏四月。

天慵菴筆記序

嘉慶丙寅秋七月。余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門人方灝持一帙來。乃其曾祖小師道人庶士雜記手稿。大抵多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唐以來畫卷墨蹟。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釐葺爲二卷。附祭文兩首於末。其論畫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濕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交插。至於著色煊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爲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卽或率意渾洒。亦皆鍊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又云。作畫之士。步步腳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家畫論。便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神化一境。亦不難歷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斡前輩之丰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格。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醇而筆和。貌古而神逸。嗚乎。此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其所見古人書畫。本名寓目有緣。集一一指其微奧而明非至合作不載。是可稔其生平所得矣。

醫經餘論序

自趙宋人刪改六經。其害遂及於醫。張景岳之類經。猶不過學究家之菟園册。至喻昌改秋傷於湿爲秋

傷於燥。改裏有寒外有熱爲裏有熱外有寒。方中行、程郊倩、之流。移易本文。無知妄作。而醫學乃紊矣。吾友羅君浩。字養齋。幼與凌次仲同居海州。涉獵經史。能博覽。善爲歌詩。而兼通於醫。病市醫不讀書。間有讀書。又苦師承無其人。撰醫經餘論若干篇。開發聾瞶。俾知古人之學不致囿於俗。其論素問。以經證經。陰陽別論稱不得隱曲。說者多不得其解。今以風論及至眞要大論並稱隱曲不利。貫而通之。知隱曲二字。指男子前陰。故不特舉女子不月以別之。陰陽應象大論。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王大僕讀無過以診爲句。以甲乙經證之。則知以治無過爲句。以診則不失矣爲句。其論金匱。以水症氣衝咽狀如炙肉。證婦人咽中有炙臠。爲有形之邪。阻無形之氣。以咳則其脈弦。與弦則衝氣不行。如肺飲不弦。肺飲二字句。謂肺飲之輕者有不弦。但短氣而不咳。其弦則衝氣不行而咳矣。則重矣。非謂肺飲無弦脈也。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薏苡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痹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此胡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知其性行太陰、陽明。潮熱胸脇滿不去。傷寒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皆以此胡主之。非僅入少陽。若此者皆以通儒治經之法。用以治醫經。開從來醫家未有之徑。學者由是充之。而醫之術明。而醫之道亦由是而尊。至著述之眞僞淺深。治病之緩急分合。用藥之輕重增減。無不造於微。辨四大家之張爲戴人而非南陽。尤爲特識。語簡而該。篇約而當。洵後學之津梁也。愛其書序而暴之。嘉慶壬申冬十月望。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

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乾隆戊申興化任侍御始刻之。以爲珂深於經訓。能會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瑩澈。非僅以挍本之多見該博也。既而鮑氏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於知不足齋叢書。嘉慶甲戌。汪生紹成又影宋本摹刻。尤精善。以遺余屬爲之序。余令兒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挍之。得其異同九十件。乙亥仲春。小雨新晴。開窗置長几。焚香對花。展此卷詳閱。則三本互有優劣。任刻本泰誓注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本及鮑刻作少仁人。按今孔傳正作少。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蓋多指億萬。少指十人。少字是也。任刻本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此本作一人冕執銳。銳實鈗字也。又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按說文金部。銳芒也。鈗侍臣所執兵也。引周書此文。故珂以銳字實是鈗字。言說文以爲兵器。乃約侍臣所執兵語。申明銳卽是鈗。而注云矛屬。則疑與芒義相近而合乎。以稅反之爲銳。諸本又作銳。不敢竟改作鈗。故云只從。只從云者。本宜作鈗。而姑作銳也。以上二件。任刻本所不及也。任本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便爲平之類。洪範無偏無陂。新唐書藝文志。言開元十四年。元宗以頗字聲不協。詔改爲陂。是頗爲舊文。陂爲所改。又王道平平。史記作便便。珂蓋以便爲舊文。與頗一例。平爲所改。與陂一例。此本作以平爲便。與上句不畫一矣。任本神祇之祇。

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按說文广部底。厂部厎。皆從氐聲。下皆有點。而上則一有點。一無點。此本作底音抵者下有點。底音止者無點。說文惟广部疷字從氏下無點。广部無從氏之字。珂明以在下者稱畫。以別於在上者稱點。以上二件。又此本所不及也。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本岳氏讎校之法。以讎校岳氏此書。略述此以應紹成之屬。紹成名昌序。儀徵縣學生。今將爲校官。讎校摹刻。亦類於岳氏云。

刻詩品序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爲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鼇。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輩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聞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供謳媚。或子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尚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已。無容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輩與。凡一卷。爲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

鄭舍人文集序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儷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遂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篤好昌黎文手寫其集能道其窔奧隱微之蘊嘗謂余曰古文成絕學矣於是乾隆壬子癸丑間以此事相靡切當是時余學柳州嗜好微異然而用力於此思有以彰大而振興之則無不同瞬息十年如駒過隙苦鬱之境彼此互嘗則本性情閱歷以宣爲文章又豈必有所宗法而爲之與然讀舍人集者宜知其從昌黎來特是集中散體文僅數篇不多載舍人將不欲以昌黎自見耶惟舍人知昌黎之深甚惡夫以貌似者亂其眞而乃知舍人眞篤好昌黎者也嘉慶乙丑六月江都焦循序

吳少文詩序

吳君少文未弱冠卽能爲詩歌講貫於唐宋以來諸名家者幾三十年矣今歲以草稿示余余爲錄古今體共九十八首爲二卷大抵多苦吟而以疎樸出之樂府近鐵崖五律七絕往往逼眞唐音蓋其性情饒眞逸而處境值閒曠永於詩歌故市氣絕也北湖自昔多詩人流風遺韻百餘年來不絕如縷少文幼多疾不能應舉子試斯得壹志於詩豈偶然哉嘉慶己巳四月

雕菰集卷十六

石湖遺書序

吾嘗謂人之傳不傳於人而傳於己。己實有其不可朽者。天必不忍埋而匿之。非不埋而匿之也。埋之愈久而其出也愈光。匿之愈極而其顯也愈盛。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其人。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而莫可如何。丹徒王柳村謂余曰。子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存於關南陳氏。越數日。與柳村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示余。皆石湖手蹟也。素村因謂余曰。石湖之壻蘇實藏之。蘇之後徵。又存於蘇之戚簡氏。簡氏吾之戚也。簡之後又徵。故此稿歸於吾。乃慨然畀余以歸。石湖本名恆。美字德一。後易名荃。卽以其先世文穆公之號自號。鐫一印曰今之石湖。其沒也。卽以題其墓。文穆之軒曰盟鷗。遂亦稱盟鷗野老。自撰盟鷗野老傳。序其本末甚詳。如陸天隨之作甫里先生傳也。余旣次其本末於北湖小志。乃理其稿而編之。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文集四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湖中范氏式微久矣。石湖有二子頲、頡。皆貿易爲商賈。負販不讀書。其後莫可稽考。問諸其門生故人之家。鮮有知者。而是稿歷百年之久。轉徙數家。十猶存其七八。手蹟宛然。

謂非有鬼物呵護其間不可。康熙邑志載石湖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彝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完善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石湖塔名節臣。節臣子名謙。亦能詩。有雪堂集。舊爲雷塘人。素村名嘉惠。好聚書。藏書十餘萬卷。所校釋焦氏易林最精。石湖之書實賴之以存云。嘉慶戊辰元旦。江都焦循序。

揚州足徵錄序

歲丙寅。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間。修揚州府志成。即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州。五月二十一日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舊篋。稿之存於余處者具在。爲次第之。自七月至於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邸寓。喪歸。余拜送河干。既爲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爲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臧文學庸、袁上舍廷檮。今府志中多有三君所輯錄。近者臧袁兩君已先伊公於地下。幽明之際。令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一篇。爲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年九月霜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里堂道聽錄序

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粗就。而陽氣虛憊。不耐冥思。性又不樂閒曠。求爲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爲五十卷。令兒子廷琥編寫目錄。據耳目所及。非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聞見。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徧。斷獄捕盜。亦錄之者。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爲師法也。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分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誇詫鬬麗。余所深惡。特絕之。間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爲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卽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嘉慶甲戌秋七月。書於紅薇翠竹亭。

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古有六藝九流。詩賦而無集。集者經史之雜。而九流詩賦之變也。經生說經。史臣著史。各有專書矣。其友朋辨難之文。簡篇敍論之作。或出其精華之聚。以破蒙俗。或總其未成之書。以俟參訂。凡足以羽翼乎經。皆經類也。墓銘行狀家傳別傳之等。核其實。去其浮。無撰史之職。可以待撰史者之采用。則史類也。無益於經史。而議論足以成家。駢儷可以悅目。亦有存而不能廢者。蓋本諸經者上也。資乎史者次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下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非此三者。爲尺牘。爲題名。爲諸酬應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

其人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令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酬應之文。非不自許爲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啓。語錄之牙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爲關鍵之法。必爲之惜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幼年聞吾鄉王築夫文學深於文章。著異香集二卷。間爲他書所引據。大約資於史學者。求之三十年不得。丁巳授徒湯氏。其所藏有是書。爲興化陸懸圃挺掄所訂。有收藏小印。爲北湖施氏。文無多。非無益於經史而尺牘題名諸酬應之文也。夏六月納涼之餘。爲寫一過。次其序事之文爲一卷。說喪禮宗法及論文之文爲一卷。壽文祭文與汪琬書之類。悉刊去之。共三十六篇。皆可存。不至爲飄風野馬者。築夫名巖。寶應縣籍。而居於江都。論文曰。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築夫所爲文。不必能副之。而識見之高有若是。是爲陸氏選刻者。郡志稱其白田集四十卷。當更求之。而爲之訂。嘉慶二年八月晦日。

鈔何有軒文集序

余將萃鄉先生之文爲揚州文集。徧求之不可多得。乙丑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此集遺余。余不勝寶惜之。文爲寫本。當年刻未刻不可知。是尤當寶惜耳。向來於邑志中見載陳霆發何有軒集。因考其人字鳴夏。終於江都學生。又於魏篁中詩集見附載陳鳴夏所作傳。今此本有之。署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篁中魏君行狀而不稱傳。宜以此本爲是。此本稱篁中先世有東千公。爲福建兵巡道。與謝遷、顧起元同時。

而魏集所載、則爲福建兵巡道者爲扶輪公。再傳有東千公。文章尤有名。與謝遷、顧起元、同時。此則是本宜不及魏集所載之確。與郭誌、湯浩、尤璋、郭元釪、元鈺、鮑開宗、唐紹祖、繼祖、爲文章之交。與俞太史長城善。序其所爲百二名家制藝。又爲之作行狀。大抵長於序事。筆力簡潔。善爲控縱。以振神采。論文章。則是荆川而非鹿門。自謂作文不可依傍古人。當從同以求異。不可舍異以求同。誦其文。誠能自樹立者哉。余幼年。見壁間書有稱松岑者。詢諸先君。先君曰。此湖中隱君子坦菴道人之兄子徐懿公也。繼而見懿公所刻詞集湖上吟。知其名元美。其自序稱丁未夏自公車回。知其曾舉孝廉。然問湖中人。莫能道其遺事。而此集中有松岑墓銘。本末極詳。蓋中順治丁酉科舉人。以淮安府教授。內擢國子監監丞。嘗一爲浙江同考官。得士最盛。在淮。每議兵餉治河。爲監司所賢。在國子監。首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板。歸老於家。著有諧聲集、艾言、等書。每力爭治河賑荒於有司。有益鄉里。凡千四百餘言。嗚乎。非此書則松岑之事湮矣。余嘗謂世不乏賢令長。而何易于以孫可之傳。世不乏賢太學生。而何蕃以韓昌黎傳。世不乏貞烈婦人。而高愍女竇烈婦以李習之、司空表聖傳。世不乏高儒義士。而元德秀以元次山、李遐叔傳。郭昕、郭航、以沈下賢傳。世不乏詭異非常之士。而劉乂以李義山傳。諸侯皆有將。海外國皆有臣。而燕將譚忠及新羅人張保皐、鄭年、以杜牧傳。作唐書者。皆本其文以入列傳。若是乎人之傳不傳。史之書不書。其權半歸諸當時。能屬文之人。然則屬文之人重矣。而可無乎。

鈔雙虹堂文集序

余六七歲。聞里閭父老談陸公吳州督學杭州事。每試日。坐堂上。擬作所命各屬題。頃刻成數篇。心竊記之。已而無意購得公所刻雙虹堂文集四帙。無卷數。內載杭州當場制藝自序。而張良御太史爲公作神道碑。亦及此事。湖州校士館有石刻記。爲公作。此集載之。集中有西湖講院記。言嘗構講院於西湖陸宣公祠側。余在杭時。見宣公祠頹圮已甚。豈尙有所謂西湖講院者。蓋已百二十年之久也。讀集中敢清堂記。知公嘗爲南旺分司。讀梅雨潭快亭記。知公以督學兼備兵海上。皆神道碑所不詳。公名舜。字元升。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雙虹堂者。其幼年與張詞臣孝廉讀書處。張歿。公不忘舊人。故以名集。神道碑言公爲中書舍人。凡撰文宰相不喜。他舍人所爲。今集中有擬御製十三經序。蓋是時稿也。碑又稱其在浙時。逆知祖洪勳之邪謀。而先去之。惜乎說之不詳。其本末遂不可考云。

鈔依歸草序

吾友圃香山。每道海安張良御太史。名符驤。善古文。歲己未。於市上得其所爲依歸草十卷。依歸者。依明人歸熙甫之文以爲文也。文不妨有熙甫。亦不妨有學熙甫之文之人。然學熙甫。遂盡屏異於熙甫者。而於熙甫一言一意。皆奉若圭臬。不敢少疑。則非善學熙甫者矣。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見之。論者皆執曾子問之說。抑知曾子問之說非謂夫死而嫁也。謂夫遭喪而改嫁也。執此以例諸夫死。亦宜例諸夫未死而遭喪。萬一熙甫之聘妻舍熙甫而更適人。熙甫甘乎。或熙甫之女已受壻聘。熙甫能因壻之遭喪而改適他姓乎。迂儒讀書

不深強爲立論往往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適足以亂天下大率類此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沆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共文二十篇其所應試策判與焉而記閔賓連墓事本末最詳向聞故老言平山堂下有兩詩人墓一爲錢塘潘雪帆問奇一則賓連余屢尋之不可得賓連名麟嗣其姓名頗見施愚山王阮亭魏冰叔等集中年七十七卒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已而長子歿惟餘次子孝磋鰥且聾賣卜爲活賓連之棺遂二十一年不克葬至是太史買地葬之葬之日會者數十人皆知名士互見戴昺來處士陳定先殿撰詩集中先是孝磋貧劉闇齋矜恤之太史復商之同人於是閔在東贈以屋項鳳千爲之娶妻歲給以米太史且將更謀以二十千歲給之沆曰賓連墓在法海寺前官路右側於是向傳在平山堂下者誤也太史自言康熙乙亥夏始因王武徵識賓連而乃眷眷於故人如是是則無愧於熙甫者矣嗚乎巨室之家一人歿例求諸顯者爲之傳志而不計其人之能否求有序事之工如太史此編所載者寥寥也則吾郡百餘年來俎豆於歸氏而序事有法如此編尚不足爲學者取法乎哉故錄其文最多云爾

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

是書爲休園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筮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部首無序目而字畫清秀蓋康熙間初印本也乾隆丙午連歲大飢余疊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爲鄉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薯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此書至問

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歉歲寡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余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猾。而尙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余之志。是夕餐麥屑粥。相對殊自懌也。明年丁未。得春王正月考於高君學山。又於葉叟處購得學易記、讀易私言二種。戊申七月。於金陵市口得三禮圖。己酉。得易雅筮宗。壬子。又購三禮圖初印本於黃客。甲寅。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於是假是書之序目核之。已無所缺。命門人李元善錄序文。得八葉。加於首。乾隆乙卯、嘉慶丙寅、余客於外。是書乃爲鼠嚙數帙。檢之。氣鬱不能釋。今年家居。無賓客之擾。稍爲補葺。自四月至五月。越四十日。葺成。次序爲目錄一卷。不必如原次。然亦無他意也。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

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易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

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甲。以爻辭釋象辭也。笑號馬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歿。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胎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昏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

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因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贋爲眞.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眞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屨.鍛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尙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繁多.今無取焉.十二月臘日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

成書。今春家處。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爲一册。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焦子曰。考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浚儀之寒泉阪。以爲衞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衞地。不及祥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遷衞。卽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酈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遂無狄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武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薛。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若文王伐阮。卽書傳史記之伐邗。禰卽泥中。公子素卽公子圉。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嘉慶癸亥三月朔。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省墓。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辛丑壬寅間。

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繁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間雖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乙卯爲山左之遊隨諸行篋車塵馬足中聞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爲空論不尙新奇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璣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非元恪原書宋載齊魯韓毛授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爲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讀詩記也爲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冬十一月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

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啓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荄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

粲之嗣孫。卽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輒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儁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己。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誠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顚頓於得意忘象之表。道消道長。旣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聽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康秕。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屛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籬焦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

尙書孔氏傳

東晉晚出尙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

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少師父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爲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

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奧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旣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

毛詩鄭氏箋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最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後、錄旣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

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茲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

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南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淩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符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

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詁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

禮記鄭氏注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必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哲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已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徵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詁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戊寅七月朔日。

論語何氏集解

余幼時讀毛詩訖。卽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數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見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悤。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鉤金與羽。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以孟子釋論語。卽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置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末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言巧言令

色。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訒。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違。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删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及詳。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立夏日。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溉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幷。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乂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既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既有衰分盈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揔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雜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之求之例。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爲貴賤衰分。移均輸爲借差互徵。名目既鎩。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意。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爲齊魯遊。遂中輟。嘉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竊比於溉亭之於說文。庶幾與劉氏相表裏焉。倘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時十二月大寒日。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秦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幷宋之後。郭邢臺用李氏之法造授時術。其學頗顯著與世。明顧箬溪不知所謂。毅然刪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爲歐邏巴借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嘗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學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尙之銳。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爲校注。奧秘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蘇。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間與尙之之說差者。蓋尙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盈朒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嘉慶四年冬十二月除夕。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庵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繇瑣。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向爲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文淙閣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嘉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共論及此。尙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

廣爲傳播。俾古學大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獲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敝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筴而求也。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辛酉正月人日。

種痘書序

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最交善。始結廬黃玨橋市。晨夕相過從。已而其妻歿。遂無家。時或寓余家塾。余叩以種痘之術。翁遺一書。然簁瑣不足以盡其神也。乾隆甲辰乙巳間。復以疑義就正翁。稍稍論及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翁每能豫言痘粒之多寡不爽。以詰翁。翁曰。自天爲之。不可測。自人力爲之。何不可測。其妙全在於痘母。多之少之。可自母而消息之也。乾隆辛亥。爲兒子廷琥種痘。嘉慶己巳。爲孫授易種。今年又爲兩幼孫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向時曾述翁之言爲種痘書十篇。今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爲他說所惑也。嘉慶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